

# 不是不爱你

「香港」岑凯伦

华文出版社

比利时的 Antwerp 城(即有名的安特卫普港),今天阳光普照。

但是伊莎贝拉·何的脸上却是一脸的寒霜。

她孤伶伶,落落寡欢的走在这个文化和商业集中之地,夹在一群群的白种人之中,她是那么的特殊,那么的飘逸,那么的东方味。

漫无目的的在 Shopping Center 里晃着,拥挤的人潮极像台北的东区。

台北? 昨天台北来的一封信粉碎了她的半个世界。

出国前,她有一个幸福的家。

结果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结合三十年的父母离了婚。姐姐的婚姻也因为姐夫的外遇而告离婚,姐姐甚至因而忍痛的拿掉腹中的小孩。

她一遍又一遍的仔细看过信,但一次又一次的令她落泪,伤心。

太意外了!

太超乎她所能接受的范围!

她父亲独自搬到高雄住，母亲则在闪电般的时间内再嫁到日本。

一个家顿时四分五裂，而且不知道有没有再相聚的一天！有吗？

她在宿舍里对着曾经是全家福的照片，哭了一夜。

即使回到台北，她也已经没有家了。

而她的另半个世界，在今天早上，也就是一个小时前也毁了！

丹尼斯·卡斯纳是她在比利时的男朋友。

一个漂亮，迷人，有着一头金发，魁梧体格的比利时男孩。

他和她同时是鲁汶大学里“欧洲研究科系”的同班同学。

他们交往了三个月，只因为她不肯上他的床，所以今天早上他让她逮到他和她最好的朋友一块在床上！

她最好的朋友！

她一直信任、依赖的朋友！

她当时简直是拔足狂奔，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怎么去面对一个如此丑陋的事实。

在她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背叛了她！

所有的人都背叛了她！

不只是她的男朋友，她最好的朋友，还包括了她的父母、姐夫，每个在她生活中占了一席之地的人都背叛了她！

为什么？

难道没有一个她可以信任的人吗？

在这异邦茫茫人海中，她该何去何从？

她没有归属感，也顿时失去了方向，前途是一片茫然和未知，她不想再见到丹尼斯，不想再回鲁汶上课，不想留在比利时，她一

她想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原来打算利用暑假和丹尼斯到法国的巴黎，到英国的伦敦，到希腊，到荷兰，到西德，到……她和他原本打算环游世界！

没想到根本是一场梦！

丹尼斯或是她还是有可能去环游世界，只是结伴同行的不会是彼此了。

她曾经是那么的喜欢他，那么的为他着迷，着迷于他的爽朗、热诚、乐观。他让初到异乡的她倍感温暖和呵护、关怀，可是到头来，他还是伤害了她！

他用他那西方人的浪漫和对性的洒脱伤害了她！

就因为她不肯给他他想要的，他就到别的女人身上寻找？！

她是不应该怪他！丹尼斯有他的需要！

但为什么是她最好的朋友？

她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

她必须离开比利时！

但是她的下一站在那里呢？台湾吗？

瞬间，这人潮令她觉得被压迫，觉得喘不过气来，觉得自己要窒息了般。

她像逃难似的跑过了几条街，来到了这幽静的公园里。

她没有去注意这公园的名称，只觉得这里给她带来了短暂的安宁和平静。

宁静的湖面上有着零零散散的天鹅在游着，长椅上坐着孤单、年老的人，苍郁的树木一排排的耸立着，还有那万紫千红、争妍斗艳的花朵。

比利时的春天！

却是她——伊莎贝拉生命中的严冬！

她此刻恨透了她在比利时所使用的这个英文名字！

她是何瑜枫！不是伊莎贝拉·何！

即使是在气愤中，她依旧可以感到由不远处所投注而来的目光。

她缓缓的别过头去——

隔着不算远的距离，柯伟奇注视着这个纯然来自东方的女人。

一头披肩的直发，许许的刘海复于额头，手染的印花长裙和麻纱罩衫，没有西方女人的性感、豪放，但是神秘之中带着脱俗的清雅。

一个不折不扣的东方美女！

问题是她是台湾人或日本人，或是来自海峡彼岸的同胞？太多种可能性了。

她的气质和韵味吸引了他！

还有她脸上那浓得令人无法忽略的感伤！

她已经微转过头看着他。

他对她淡淡的一笑。微笑是最好的语言，不分种族或是国籍。

她转回头。

他微蹙著眉，心中纳闷着。

她转回头的原因是什么？！不感兴趣？还是希望他不要去打扰她？

如果是往常的话，柯伟奇会极有风度的一笑置之，对女人他向来无往不利，打死他也不愿找钉子碰，和自己过不去，反正天底下的女人太多了！

但是这个女人与众不同！

她令他想抚平她脸上的忧愁和创痛，她应该是那种浑身散发着快乐和阳光的女孩，她应该是天之骄女，她应该有把世界踩在脚底下的豪情。

但是她却有如身处地狱般的凄惨状。

痛苦是看得出来的！而且她似乎也没有掩饰的打算。

柯伟奇站起身，朝她走了过去。

伊莎贝拉并非没有警觉，但是她采取以静制动这个最古老的方法。

“我想赌一赌我的运气。”他在她的身边坐下。

即使两个并排而坐，他依然高出她一个头。

她冷冷的看着前方，沉默无言。

“你不是中国人?!”

她还是面无表情。

“会讲英语吗？我们可以用英语交谈！”他耐心的又试了一次，漂亮的女人向来自傲又目空一切。

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他知道自己不会再试了，没有女人值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拉下脸去哀求。

他站起身，潇洒自嘲的一笑，打算离去。

“这么快就放弃了?!”她突然出声。她的语调带着一丝嘲弄，一丝挽留和一丝落寞。

他又再坐了下来，嘴角微动，他的笑是惊人的，是温柔的，是能令女人动心的！

“你是中国人？”

“我来自台湾。”

“我也是。”

她对他一笑，但是笑容并没有喜悦，反而感慨。

“你是学生？”

“你呢？”她反问，似乎并不打算让他了解她太多。

“我是来度假，下一站是奥地利！”

“奥地利很美、很浪漫、很有艺术气息。”她如数家珍道：“乐圣贝多芬的家乡。”

“你去过?!”

“上个月去的!”她平板的说道,好像没有什么热诚,平铺直叙的讲一件事。

柯伟奇有种说不出的失落,他直觉她是那种用心、用感情去感受周围一切的女人,但是她表现出来的好像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她到底遭遇了什么挫折和打击?

“你的名字?”

“伊莎贝拉。”

“伊莎贝拉?”他重复道。“我想知道你的中文名字。”

她微偏过头看他一眼,这次不再漫不经心,相反的,她锐利的快速扫描过他。

他真是难得的英俊,而且英俊得一点也不娘娘腔,薄薄的嘴唇,高挺的鼻梁,一对历经风霜又深谙人性心理的眼睛,他似乎能看穿她的内心似的。

刹时,她突然对他涌起一般莫名的激情。

激情?她自己呆愕了半晌。

他不过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他不过是一个英俊、有着一对解人眼睛的男人!

她疯了吗?!

她真的被一连串的骤变给击倒了吗?

“你结婚了吗?”

柯伟奇一笑。“答案对你而言重要吗?”



“不！”她柔柔的晃了下头，头发因而飘扬些许。“如果你结婚了话，事后你可能会有罪恶感。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说不定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他真的迷糊了！

‘事后’？

在什么‘事’之后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他坦白道。

“你住的旅馆离这里远吗？”

这下柯伟奇懂了！他深深的注视着她。

但是有一点他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那就是她这么做的动机何在！

他阅人甚多，他知道她绝不是应召女郎或是那种为钱或只为一时需要而出卖自己的女人，她太具灵性了，眼神是不可能骗人的！

她略微垂下头，回避他的凝视。

“为什么？”

“你放心？”她勇敢的抬起头望着他。“我不是妓女，我也不是什么花痴或心理变态的女人！”

“我看得出来，我只是不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

她站起身，慢慢的迈开脚步，料定了他一定会跟上来。

而他的确也站起身的走在她的身边，两人脚步、速度极为一致的走着。

“对你而言，我不过是一个陌生的女人，我们可能

穷其一生都不会再碰到面，所以你又何必去研究我的动机。”她淡淡的解释着。“你只要知道我是伊莎贝拉，其他的就不干你的事了！”

“我不信你是这么冷漠、这么潇洒的女人。”他低头的笑着道：“你不怕自己在‘事后’后悔？”

“这是我的事。”她眼光迷蒙的看着前方。

“为什么是我？！”

她倏的站定，车转过身。“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这是一件很单纯的事，一对萍水相逢的男女，互相吸引——”

“你被我吸引了吗？”他插嘴道。

她瞪着他，那么的直接。

那么的坦白！

“我真的想知道！”

“你想知道我是不是常常被陌生的男人吸引？”她冷冷的讥讽道：“你想知道我是不是常常开口向一个陌生男人做上床的邀请？”

他嘴巴不说，但眼神却回答了她。

“你可以拒绝。”

“有多少人能拒绝得了你？”他低头凝视着她。“我或许是在试我的运气，但是我怎么可能拒绝如此的好运？！”

“对！”她赞同道：“你不可能每天碰到这种事！”

他轻轻的握住了她的手。

她没有拒绝。

“你的手好小、好柔、好细致。”

“不管你是真心或是假意，我都很高兴能听到赞美。”她不为所动的说道。

他知道她一定碰到了什么事，他知道她只是一时的寻求发泄，但是他无法袖手旁观，不能让她去试下一个陌生的男人。

他宁可她发泄的对象是他。

“你并没有问我的姓名。”

“我不想知道！”她突然有点不耐烦、害怕，再拖下去的话，她一定会打退堂鼓。

柯伟奇也感觉到了。

“你若要抽身还来得及，我可以陪你逛逛聊天，你可以带我了解这个城市。”

她忽然轻叹了下。

“怎么了？”

“你是个不错的男人。”

“或许吧！”他揶揄起自己。“我只是不习惯乘人之危。”

“谢谢！不过我并不打算撤回我的提议。”她咬着唇的看着他，眼中没有退缩，只有坚决。

他的手指温柔的抚过了她的唇，无形之中令她放松了不少，连带的也抚去了她的犹豫。

“远吗？”

他知道她是指他住的饭店。

“五分钟的路程。”

“走路还是坐车？”她静静的问道。

“走路！”

“那我们还等什么？”

柯伟奇不打算再替她找理由了。

如果这是注定会发生在他和她之间的缘分的话，  
那他也只有欣然去面对了。

## 台北

何瑜枫摘下太阳眼镜，婀娜多姿，自信十足的走进这一座办公大楼。

她如同复仇天使般的神秘、冷艳，令人不敢逼视，浑身上下充满了咄咄逼人的锐气。

一套深蓝色的套装，三寸的高跟鞋，微卷的头发，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纯真、稚气或脆弱，嘴角始终挂了一个冷漠而有距离的笑。

她是不可碰触的！

她是冷血而没有半点的情感！

她什么都不要！除了心中的那股怨和不平！

一个女秘书型的女人拦下了她。

“请问你要找谁？”

“李智文。”

“有约好吗？”她客气的问道：“李先生正在开会，恐怕不能抽空出来。”

“你能帮我传话吗？现在！”

女秘书用她的专业态度衡量着眼前的女人。

这女人有股气势，有种令人信服的力量。

“你的名字？”

“何瑜枫。”

“你请坐一下，我进去说说看。”

何瑜枫依言坐下，打量着眼前的一切。

女秘书则轻轻悄悄的走进了会议室。

没有人看得出何瑜枫心里的紧张和焦虑，她有说不出的恐惧。

李智文会是什么反应？！

他还是对她心存希望或情感吗？

她的表情是坚定的心中却没有十足把握，一分一秒的等待都足以令她的神经紧绷。

门再度被打开。

她缓缓的扬起头。

李智文原本以为是有人跟他开玩笑、恶作剧，但是他的眼睛并没有欺骗他。

何瑜枫的确在这里！

她就在他的眼前！

她朝他微微的一笑，站起身。

“瑜枫！”他充满感情的叫道。

“李智文！”

他一个大步走到她的面前，仔细、热情的打量着她。

“你回来了？”

“可以私下谈谈吗？”她用眼神指了指站在他身后的女秘书。

“到我办公室！”他笑得像个孩子般的开心，挽着她的手臂，还不忘提醒他的秘书倒两杯咖啡。

李智文的办公室可以用气势逼人来形容。

何瑜枫无法置信的摇摇头。“才多久的时间而已？！你已经拥有像这样的办公室？！”

女秘书端了咖啡进来，轻轻的搁在桌上，后面带微笑的离去。

“努力加上运气。”李智文指了指办公室的一切。“我几乎投下了所有的时间、心血、精力和血汗，所以这一切并不是凭空而来或得之侥幸。”

她给他一个鼓舞的笑。

“谁叫你不肯答应我的求婚，非要到比利时去留学，我只好化悲愤为力量。”他自嘲道，端了杯咖啡给她。“所以今天的这份成就，有一半得归功于你，没有你我不可能有今天。”

“真的吗？”

“你不信?!”

她娇嗔的瞪了他一眼。

“你怎么突然回国了?!”收起玩笑的口气，他认真的问道：“我记得你告诉我拿到硕士学位要两年，但是你不到一年就回来了!”

“我放弃了!”她说道。

“为什么放弃?!”他极为关切的问道：“出国留学不是你唯一的心愿和努力的目标吗？你扬言你宁可牺牲一切，也要去放洋。”

她曾经那么笃定吗？

她曾经那么不顾一切吗？

结果是铩羽而归。

她失败了！她现在是一无所有了！

“瑜枫！”

“家里出了点事。”她轻描淡写的回答他。

的确是轻描淡写！她告诉自己她已经克服了那些创痛，她只是要回来做一些事。

“严重吗？有没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他的急切是发自内心，是真正的关心发生在她身上所有的事。

她微笑的摇摇头。

他微侧着头一直盯着她。“瑜枫！感觉上你变了好多，也不过就那么一点时间，你的变化却那么大，令人感到那么的陌生。”

何瑜枫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对李智文解释，他也一

点都帮不上忙，他唯一可以为她做到，可以给她的只是经济上的支援和保障。

但是她该怎么向他开口？

她有几分把握呢？

“瑜枫！你不要这样阴阳怪气的！”他双手抱胸的探询着：“只要是我做到的范围内，我一定尽全力的帮助你！”

“你有女朋友了吗？”

“异性的朋友不少！”他率直的笑道：“不过没有一个能真正的抓住我。”他糗着自己。“我还没有从失去你的悲痛中恢复过来！”

她笑着摇摇头。

“你呢？”

何瑜枫突然想到了在比利时有着‘一夜之缘’的男人，她会再见到他吗？见了他之后又如何？

回过神看着李智文。“没有！”

“一个也没有？！”他无法相信。

“你上次的求婚还算数吗？”

李智文一怔。

从他的表情、反应，何瑜枫知道自己还是问出口了。

她总算走到这一步了。

“你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他垂下双手的走到了她的面前。



“我在问你还愿不愿意娶我。”

“我当然愿意！”他激动的拉起了她，捧着她的脸。

“你不是在愚弄我或故意要再伤我的心吗？！”

“不是！”

“为什么？”平复自己的情绪后，他理性的看着她。

“我记得上一次你很温和，而且举了一大堆合情合理的借口拒绝了我！”

她沧桑的看了他一眼。

她的世界已经变了！

她的一切都和一年前不同！

一年前她无法勉强自己去接受他，但是现在她已经不能放掉他，只要他还肯要她！

“李智文！你要我给你一大堆接受你的理由吗？”

“你爱我吗？”

她不爱！

她现在根本就无法去爱任何人！

但是她能坦白、诚实的告诉他吗？

“不要回答我！”他勉强的一笑。“我不该问这种蠢问题的，你一定不讨厌我，甚至喜欢我，否则你不会来向我开这种口的！”

“你很好！”

“真令我感动！”他自我消遣道：“瑜枫！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我真的很愿意给你一个婚姻，你一直是我心中最钟爱的那个女孩。”